

直抒心曲婺剧情 ——王向阳《戏剧的钟摆》读后

胡来宾

作者赐稿

-

吾乡戴不凡先生曾说：“一部中国戏曲史，有半部是写浙江的”。浙江的戏曲，总显得那么丰厚。和戏曲有关的书籍，我都感兴趣。近读一本，名《戏剧的钟摆》。此书著者王向阳，在婺剧名角、现浙江省群艺馆导演周子清的推介后，神交已久。子清、向阳都是浦江人，和我老家建德一样，是耳濡目染婺剧的“西皮二黄、芦花拨子”成长的。子清是名闻遐迩的演员，还出了《梨园寻梦》等专著。暂且不提。

王向阳是浙江市场导报的副总编，这个岗位这个职务，和戏曲是一点儿也不搭边的。但他就是在这逐渐被边缘化的戏剧文化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出了这么一本颇有分量的戏剧专著。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型的人物，站在戏剧圈外客观地评价一个地方剧种的草根、发展、兴衰、优劣，总给人耳目一新的。他说出了众多和我一样的婺剧迷想说而未说、已说而又未能说详、说深的看法和观点。他的《半生戏缘》，他的《儿时看戏》，他的《“戏疯子”》等等，其中人生经历，其中逸闻趣事，其中看戏感受，有不少居然和我惊人相似。只是我未达向阳的深度。

婺剧，在以金华为中心的浙江中南部地区流行，令许多人为之倾倒，为之痴迷。我老家建德就有不少婺剧迷。儿时，我就经常听到老家人边劳作边哼些徽戏与乱弹的腔调，如醉如痴的情景。家乡建德每到过年的时候，也往往请婺剧团来热闹热闹，那场面真是壮观，真是热闹。我记忆犹新。（我一直认为，把我老家建德划入杭州地区而不归属于金华地区，是中国行政区划中的文化错位。建德

的风俗、语言等和杭州似乎格格不入，却和金华没有隔阂，剧种的流行基本可以说明这一文化归属问题，这有点像安徽婺源被划入江西，那典型的徽派建筑，更是历代徽商的杰作和徽州文化的集聚。这又是一个大文化课题了。我将专文论述）“不进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？”向阳此书，首先是带着这份“痴迷”的感情去评述、去有感而发的。

书中文字，都是围绕婺剧这个剧种的生存、发展以及艺术品位和地位展开的。他在戏剧的本体与草根，戏剧的古典与现代，戏剧的传统与回归，戏剧的钟摆和戏剧的话语权等等，发出了自己独特的情感与见解。比如《哪个“李慧娘”最动观众心》《〈百花公主〉，婺越京昆论短长》等，均是好篇佳构。如《哪个“李慧娘”最动观众心》一文，对各个剧种演出《李慧娘》（婺剧名为《红梅阁》。我大概十来岁的时候就看过建德婺剧团在老家徐洪村的演出，当时还小，不大懂。现在晓得了，剧中有个响当当的人物贾似道是台州人，台州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不多，这算重要的一个，可惜入“奸臣”之列。）时的结构、语言、表演和创新均作了客观比较与分析，优劣并举，得失共存，尤其是点出婺剧中剧情和表演的缺陷，言之凿凿，令人信服。“无论《李慧娘》还是《红梅阁》，要想成功创新，就要突出地方戏的个性，张扬地方戏的特色。如果为获奖而创新，丢弃了地方戏的个性和特色，即使获得再多的奖，也不会得到观众的认可。”诚哉斯言。他已经《跳出婺剧看婺剧》了。如今有的传统剧目的演出，已经偏离的中国戏剧的本体和发展轨道，如果不以观众为中心而以“领导、专家”为中心的戏，能得以持久性地植根民间，健康发展吗？另如《〈百花公主〉，婺越京昆论短长》中说：“不管是‘文戏踏破台，武戏慢慢来’，还是‘文戏武做、武

戏文做’，婺剧在表演风格上文武兼擅，刚柔相济。相对于擅演文戏的昆剧和越剧来说，婺剧和京剧更适合于表现外刚内柔、侠骨柔肠的巾帼英雄。从樊梨花、穆桂英，到双阳公主，婺剧里这些巾帼英雄的艺术形象，常留观众心间。但更令人心仪的，却是不那么家喻户晓的百花公主。兰溪市婺剧团吴凤花主演的《百花公主》，举重若轻，游刃有余，常看常新，回味无穷。如果跟京剧、昆剧、越剧等其他剧种斗台，毫不逊色，说不定还胜人一筹呢”。如果没有对中国戏曲的深透理解，如果没有看过一定数量的剧目，如果没有对戏曲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断不可能发出这些真知灼见的。再如《门外谈戏》中，是“京剧祖宗，还是堂兄？”、“是重念白，还是重打斗？”、“是固守农村，还是进军都市？”、“是守成，还是创新？”、“是兼收并蓄，还是画地为牢？”尽管文章是从婺剧展开论述的，但我们已经看到向阳已经不局限于婺剧，而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高度来观照戏曲的源流、嬗变和融通。这也是当今戏剧传承与发展中，“生存还是毁灭”，即，使这一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国人智慧与心灵的文化瑰宝，从落寞走向繁荣亦或从繁荣走向落寞的大课题。

当然，向阳对婺剧有的戏的创新，基本持否定态度，我还是不大认同的。比如《断桥》，我一直认为这是婺剧“文戏武做、武戏文做”的典范，一个个优美的造型恰似一幅幅隽永的写意中国画；其技巧、情感的有机结合可以上升到一个剧种的经典。而向阳说婺剧不擅情感戏，是婺剧的短腿。这也有失偏颇。我认为，婺剧是文武兼擅，文戏并不比越剧缺乏“情感”，如浙江婺剧团张建敏等主演的《拷打提牢》、《米栏敲窗》等。婺剧也不全靠武戏立脚。因为我晓得，不少并非一流的婺剧演员，到了越剧团，很快就挑了大梁。顺便说个不是笑话的笑话：我老家建德婺剧团当年招收演员时，有

个被淘汰拒之门外的演员，不久后被邻县桐庐越剧团招收，立马成了台柱子；后到上海，成了上海越剧演员之翘楚，早已是名满天下的越剧明星了。这说明：一、我老家建德没有慧眼识珠？二、婺剧比越剧演员的要求高！还可以有个不恰当的比喻，昆曲的观众逐渐式微，但任何剧种都会承认昆曲的至高地位。还有全书对浙江婺剧团的着墨很少甚至几乎没有，不知道是否属于向阳的个人偏好。戏曲的传承是演出，演出的载体是剧团，在我看来，婺剧的今天，浙江婺剧团功不可没。虽然全省各婺剧团都有其经典剧目和出色的演员，但从综合实力、发展创新上，浙江婺剧团的确领先的。比如《僧尼会》、《牡丹对课》等经典都是文戏，自不必说，从吕剧移植的《姐妹易嫁》更是经久不衰。而经过改编的《辕门斩子》，我曾与京剧、豫剧、秦腔、北路梆子等剧种作比较，除了京剧中刘鸿声、杨宝森“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……”的唱腔醇美宽亮、颇具韵味外，各剧种总体还是婺剧高一筹。婺剧剧情前后衔接自然，简洁明快，唱腔激昂流畅，不拖泥带水。如周子清、黄维龙的杨延昭、赵德芳的唱腔总让我“绕梁三日”。尤其陈美兰的穆桂英，不论扮相还是演技都无可挑剔，她把个山寨女将的野性、羞涩、可爱、机智以及英姿飒爽的味道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其唱腔或慷慨激越，或浅唱低吟，不事雕琢，行云流水，穿透我的胸膛。这当然还要感谢几代婺剧艺人的改革与创新，特别让我忆及英年早逝的诸葛智生、楼敦传、诸葛智屏等婺剧作曲家，很多优美的旋律都倾注了他们的智慧与辛劳。

此书值得一读，尤其对于喜欢戏曲或地方文化的人。

通联：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文广心局 胡来宾

电话：13819689006

厦门大学图书馆